

疆域：地缘的拓扑

时间：2018年3月20日至7月31日

地点：北京 OCAT 研究中心

艺术家：蔡国强、常宇晗、长征计划、陈界仁、程新皓、高俊宏、郭熙&张健伶、何岸、何翔宇、洪浩、黄荣法、廖斐、林科、刘小东、刘野夫、刘雨佳、蒲英玮、琴嘎、沈莘、石青、宋冬、陶辉、王兵、王思顺、王音、许家维、史杰鹏&黄香&徐若涛、徐震、杨嘉辉、杨茂源、杨圆圆、余极、张乾琦、张玥&包晓伟、赵亮、赵汀阳、赵要、赵赵、郑国谷、中东当代艺术展、朱昱、庄辉

策展：鲁明军

策展人语

1993年，蔡国强在嘉峪关实施了爆炸行为“延长万里长城一万里：为外星人做的计划第10号”。蔡国强原本是想与外星球建立某种可能的对话，以摆脱强制性的中西逻辑，沿着宇宙和自身的关系，发现和探索人真正的存在空间。可迄今为止，似乎尚未有人意识到这一行为中的火药、长城以及嘉峪关这三个要素之间还潜在着一部关于疆域、历史及地缘政治的叙事。

按拉铁摩尔（Owen Lattimore）的说法，作为亚洲内陆中心的长城不仅是历史上华夷分界的象征，同时也是一个渗透着贸易与冲突、混合着不同文化、信仰与政治的过渡地带。这里，长城本身便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区域和政治体系。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边境（boundary）的是，作为边疆（frontier）的长城本身就是天下的产物。而历史上的中国在进入由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前，并没有明确的边界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将蔡国强的这一行为看作是这一过渡地带的延伸，甚至可以想象为“边疆中国”的一个隐喻。

这一边疆叙事自然有别于19世纪末以来伴随民族国家建构的边境叙事，尽管前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对后者的反思而从中催生出来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可逆的全球化浪潮，不但没有终结历史，反而更加凸显并加剧了民族国家及其之间的冲突。传统帝国形态的边疆非但没有被彻底瓦解，反而为既有的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。

曾经，冷战结构中的武力均衡一度成为全球暴力的制约力量，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则直接导致这一结构的彻底崩塌。全球化也随之演化为民族国家的一个极端变体，甚或说，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、更为残酷的后全球化时代。这不仅是当代困局，亦植根于漫长、曲折

的历史过程。而这也使得疆域、地缘乃至如何叙述中国成为当下聚讼不已的话题，所谓“一带一路”，即是为了重新平衡世界地缘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结构的重要战略部署。与之相应，如何深度理解和认知这一时代变局，借以探寻新的主体位置和认同机制，也已普遍成为当代艺术重要的实践维度之一。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，特别是近两年来，诸多艺术家围绕相关的问题，基于不同视角展开不同维度的地缘思考和历史想象。它们既是一种参与和行动，同时也反身指向艺术语言的歧变。（鲁明军，2018）